

# 美国民间的废奴抗暴草莽英雄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2)

无论是支持或反对的美国学者都会同意一点:约翰·布朗是导致美国南北战争最早的导火索。美国的南北内战,就在他被弗吉尼亚法庭在查尔斯镇(Charlestown)吊死16个月后爆发。

要研究美国的近代民权运动,就得从不公平不人道的美国黑人奴隶制度开始研究,而要研究美国黑人奴隶的解放历史,就无法不研究美国因为黑人奴隶制度而引起的南北战争,若要研究南北战争,就不得不研究作为南北战争导火索的约翰·布朗,因为他是用实际行动来反对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先驱。

不可否认,布朗是美国十九世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直到今天,尚且没有定论。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解放黑人奴隶的先锋,美国的民族英雄。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是个暴徒,是个凶手,是个叛国者,更是美国恐怖分子和恐怖活动的老祖宗。

布朗用实际的武装力量,来与美国南方各州的蓄奴主们,进行以力对力的生死斗争,他所采取的暴烈手段,连一贯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都批评他为“被误导了的宗教狂热分子(misguided fanatic)”。

布朗于1800年5月9日在康乃狄格州的拓林顿市(Torrington)出生,他的祖父,和他同名同姓,也叫做约翰·布朗,是美国海军的中级军官。布朗的父亲欧文·布朗(Owen Brown)是位商人。全家都是美国“加尔文福音派基督教(Evangelical Calvinists)”的虔诚信徒,深受基督精神的影响。

布朗的母亲露丝·麦尔斯(Ruth Mills),是位典型的良家妇女。布朗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布朗在5岁时,全家搬迁到俄亥俄州赫德逊市(Hudson)定居,在那里,他有一个叫做杰西·路特·格兰特(Jesse Root Grant)的小玩伴,由于双方的家长,都从事皮革买卖的生意,因而成为通家之好。格兰特本人并没有什么可书之处,但长大后的格兰特,却生了个非比寻常的儿子——美国南北战争的军事领袖,后来当选为美国第18任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

布朗在16岁时,他只身前往马萨诸塞州普兰菲尔德市(Plainfield),接受基督教神学课程训练,为了确保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位有深度和有教养的传道士,他又到康乃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市“摩里斯神学院(Morris Academy, Litchfield)”深造。

但天不从人愿,当布朗在那里读到半途时,一来因为经费用完,二来眼疾老毛病发作,不得不停学,返回俄亥俄州赫德逊市的老家养病。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布朗再也没有机会回校读书,他就在他父亲的皮革厂里工作,学习这门家族传统的行业。

布朗工作认真而且刻苦耐劳,很快地就掌握了皮革行业的技巧,不出两年,他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康乃狄克州赖兹费德市外面,开设了自己的皮革工厂,奠定了可观的经济基础。1820年,布朗与他青梅竹马的小情人戴安丝·鲁斯克(Dianthe Lusk)结婚,13个月后,他的长子约翰·小布朗出生。

1825年,布朗带着全家搬到宾夕法尼亚州新里奇蒙市(New Richmond)定居。他在那里购买了200亩土地,用八分之一土地的面积,盖了一座皮革厂,一间货仓,和一间供全家人生活的大房子。

新皮革厂在布朗的精心经营下，日渐兴旺，不到一年的光景，已经有了 15 名员工。布朗用皮革厂的盈利，再继续投资到养牛业上，他牧场的牛群，越来越多，牛场越来越成功。布朗对于回馈社会是不遗余力的，他出钱出力，帮助当地兴建了一座邮局和一座学校。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际，命运之神开始对他进行无情的作弄。

1931 年，他七个孩子中最心爱的老三，突然病逝，这使布朗精神备受打击，他一下子迷失在人生的生离死别里，对生意开始不闻不问，他的精神、身体与业务，同时一蹶不振，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他万念俱灰，不饮不食，不眠不休，每天都像一具精神恍惚的行尸走肉。

1832 年对布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之岁，刚从丧子之痛中的悲哀中走出来，又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巨变，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儿子，忽然无病自毙，使他伤心透顶，欲哭无泪。布朗的人生和家庭悲剧还没有结束，三年死二子后，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妻子鲁斯克，也被死神带走了。

1833 年 6 月 14 日，时年 33 岁的布朗摆脱过去，面对现实，自我振作，重新出发，与比自己年轻 17 岁的玛丽·安·戴尔 (Mary Ann Day) 结婚。戴尔以 16 岁的少女之身嫁进布朗家后，一口气为布朗生了 13 个子女，使布朗觉得人生的确是苦尽甘来，幸福美满。

1836 年，布朗为了离开宾夕法尼亚州新里奇蒙市这片伤心之地，把全家搬回俄亥俄州市法兰克林·美尔斯市 (Franklin Mills)。他向亲朋好友们借了一笔钱，和好友辛纳斯·肯安特 (Zenas Kent) 合伙，共同在俄亥俄州凯霍加河 (Cuyahoga River) 的边上，购买了一大片荒地，效仿他在 1825 年宾夕法尼亚州新里奇蒙市的做法，兴盖皮革厂和住家，希望籍着皮革、养牛，养羊和养马而东山再起。

布朗生不逢时，1839 年，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暗潮，冲击着美国大陆上的每一个行业，布朗的皮革生意，亦不例外，灾情惨重，他不得不将整个农场抵押出去，靠借债为生。过多的债务和微薄的收入，压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布朗在经济上，一下子又走到了人生的绝境，因为他根本无力偿还利上加利的债务，等到债主前来接收他的农场时，布朗情绪化地竟然以枪拒之，结果被捕入狱。

1837 年 11 月 7 日，一直鼓吹解放美国黑奴的伊利亚·帕里斯·洛夫乔伊牧师 (Reverend Elijah Parish Lovejoy)，在伊里诺伊州奥尔顿市 (Alton) 被封建的帮派分子冷血谋杀，这使本来就觉得生不逢时的布朗忍无可忍，决定要起而反抗。

洛夫乔伊是一位有着悲天悯人个性的典型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他于 1802 年 11 月 9 日在缅因州艾比安市他祖父的农场里出生。他的父亲丹尼尔·洛夫乔伊 (Reverend Daniel Lovejoy) 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帕特尔 (Elizabeth Pattee) 是一位虔诚的美国基督教徒。

洛夫乔伊自小就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他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是家中的长子。丹尼尔·洛夫乔伊牧师为他的长子取名为“伊利亚·帕里斯·洛夫乔伊”，是为了纪念他自己的精神偶像和良师益友伊利亚·帕里斯牧师 (Reverend Elijah Parish)。

帕里斯牧师是美国十八世纪中期主张大联邦主义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主张用武力来废除天怒人怨的不人道的黑奴制度的人。他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丹尼尔·洛夫乔伊，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儿子洛夫乔伊。

洛夫乔伊从小就天赋过人，精通拉丁文与数学。1823 年，他在缅因州“沃特维尔大学 (Waterville College)”读二年级，因为经济问题而必须停学。他在教了两年书后，再返回“华特维尔大学”完成学位，1826 年夏天，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的整个冬天和次年的春天，洛夫乔伊任教于缅因州的“中国学院(China Academy)”，没有多久，又受不住那里的封建腐败制度，愤而辞职，在家静养。洛夫乔伊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生总是感情用事，他更有着严重的精神自闭症，曾有过几次自杀的记录。他一直坚持和认为宗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他在大学的老教授劝告他说，他应该到美国的西南方为上帝服务，此说正合洛夫乔伊的心意，于是整装出发，与家人告别，独身来到了波士顿。他的目的地是伊里诺斯州，波士顿只是他因缺少路费临时的歇脚之地。休息了几天，他开始用自己的双脚，朝着伊里诺斯州步行前进。

1824年6月，洛夫乔伊步行300英里到了纽约，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以便可以赚到去伊里诺斯州的路费。天无绝人之路，他在《星期六晚间公报(Saturday Evening Gazette)》找到了一份推销报纸市场的工作，整整五个星期，这位缅因州“华特维尔大学”的高才生，就悠然自得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左邻右舍，大呼小喝地卖起报纸来了。

这份工作，实在是赚不到什么钱，纽约市的生活费又贵，洛夫乔伊左思右想，决定写信回缅因州，向他母校的校长耶利米·卓别林牧师(Reverend Jeremiah Chaplin)求援。卓别林牧师深被洛夫乔伊这种精神所感动，于是寄了一笔路费，使他可以从容地抵达伊里诺斯州。

1827年秋天，经过了长途跋涉，洛夫乔伊终于来到了伊里诺斯州希尔斯伯勒市(Hillsboro)。到了伊里诺斯州之后，他稍作休息，即觉得现实的环境，与自己的构想完全不同，他不认为自己能在这里定居下来，于是马不停蹄，又朝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出发。

对洛夫乔伊来说，圣路易斯市是他的福祥之地，他刚抵达，就在一份走“反杰克逊党”路线，叫做《圣路易斯时报(St. Louis Times)》的报馆里，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同时又在一家私人学校找到了一份教导主任的副业，这份地方小报，很符合洛夫乔伊的胃口，他从此稳定了下来。

“反杰克逊党”就是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前身。在1825年美国大选之前，“民主共和党”是掌控美国政治数十年的唯一政党。“民主共和党内”由于信仰相异，利益不一，导致山头林立，党同伐异，闹得不可开交。

1824年美国大选，由于党内两派支持的候选人有别，于是互不相认，形成了如同水火的两大帮派。支持昆斯·亚当斯的，依然号称“共和党”，但支持安德鲁·杰克逊的人，为了有别于前者，遂改名为“民主党”，并且沿用至今，这是美国历史偶然性发展的结果。

这种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党内分裂的自然发展，误打误撞地演变成了两党互相监督彼此竞争的政治局面，谁也无法再度的垄断美国的政治，也使美国人民有了多种选择，谁也无法再度的一党揽权或一党专政，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国政治文化，这就是美国两党政治的历史来源。

1832年，洛夫乔伊受到了反奴隶制度大将戴维·尼尔逊(David Nelson)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影响，决定要成为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1833年，洛夫乔伊到“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毕业后转往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任“费城长老会教堂”的全职牧师。

同年，洛夫乔伊与西莉亚·安·弗兰兹(Celia Ann French)结婚，两人育有两个孩子。次年，洛夫乔伊返回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开创圣路易斯市“长老会教堂”，兼任“长老会教堂”办的《圣路易斯观察周刊(St. Louis Observer)》的总主编。

洛夫乔伊利用手上的舆论，开始大力抨击罗马天主教与“美国浸信会基督教”，并强力鼓吹废除天怒人怨的美国黑人奴隶制度。这几种思想和理论，无一不触犯了密苏里州保守封建分子的大忌，他的报纸和教堂，经常接到暴力的恐吓与威胁。

而洛夫乔伊唯一的反应，是公开宣布他有自己的言论自由，这个书生动作，使他的敌人，认为他是软弱，无胆无量，更公开嘲笑他为无能之辈。

1836年4月28日，在圣路易斯市，一批当地的封建分子，用“协助谋杀白人警察的凶手逃亡”为理由，竟然公开私刑处死了黑白混血儿弗兰克·麦金托什(Frank McIntosh)。这次的私刑处死事件，使洛夫乔伊的愤怒，到了忍无可忍的爆发点。

当地的警方在开庭调查麦辛托茨私刑处死事件时，那位叫做路克·罗勒斯(Judge Luke Lawless)的红脖子法官，居然当庭指示陪审团说：“捉拿那些私刑处死麦辛托茨的帮派分子是一种疯狂的蛮干行为，司法行动不会针对任何的特定个人来进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帮派分子们那种狂热的心态。”

洛夫乔伊在他的《圣路易斯观察周刊》上，痛骂罗勒斯法官，是一位“相信罗马天主教教皇为万能的混蛋”。这个攻击，为洛夫乔伊自己带来了一场恐怖的杀身大祸。第二天，那批将麦辛托茨私刑处死的暴徒们，就将他的印刷厂捣得稀巴烂，以此出气。

洛夫乔伊并不害怕，立即宣布他会将《圣路易斯观察周刊》搬到密西西比河对面的伊利诺斯州的奥尔顿市，改名为《艾顿观察周刊》继续发行，他一点也没浪费时间，立即继续朝着圣路易斯市的反动分子们，隔江放炮，口诛笔伐，毫不留情。

洛夫乔伊同时组织了一个叫做“伊利诺斯反对奴隶制度社会(Illinois Anti-Slavery Society)”的团体，正大光明地倡导人类自由，和必须废除不人道的美国黑人奴隶制度，他更宣布了绝对不会向暴力和非法势力低头的决心。

但是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较圣路易斯市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直接了当地当面警告洛夫乔伊，最好是自动搬离奥尔顿市，以免自讨苦吃。洛夫乔伊是勇者不惧，当面回答说，他有权利住在奥尔顿市，谁也管不到，谁也无权要他扫地出门。

至此，洛夫乔伊与圣路易斯市的封建势力，已经由信仰上的区别，到了实际利益下的矛盾，成为了敌我关系。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决定要用武力给这个白面书生一点颜色看看，他们要叫他知道，谁是伊利诺斯州艾顿市的土霸王，谁在伊利诺斯州奥尔顿市说话算数！

《艾顿观察周刊》在伊利诺斯州奥尔顿市复刊后，双方的对立关系未减反加，两个月内发生过三次冲突：印好了还没来得及上市的报纸，被暴徒们在印刷厂的大门口夺走，扬到江里。

洛夫乔伊为了躲避伊利诺伊州艾顿市的反动势力的再度捣乱，将《艾顿观察周刊》的印刷厂，藏到一个叫做“吉尔曼货仓(Gilman Warehouse)”的隐蔽地方，以策安全。

但是没用几天，就被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发现了。1837年11月7日，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包围了“吉尔曼货仓”，并用长枪遥射之。洛夫乔伊和他的员工，立即以牙还牙，隔着窗口，用枪反击，立时击毙了一名暴徒，并打伤了三名来犯的暴徒。

四周包围着“吉尔曼货仓”的暴徒们，高声叫嚣着要放火烧仓，要他们全部葬身火海，尸骨不全。在暴徒首领的命令下，他们弄来了一副高梯子，准备爬到房顶，在木制的屋顶上放火。

洛夫乔伊和他的一位叫做罗尤尔·维尔勒(Royal Weller)的朋友，不动声色地贴地蛇爬出去，躲在树后的矮丛里，等到看见两个暴徒们爬到梯子的大半道时，二人突然冲了出来，将梯子推倒，摔伤了两个大胆的暴徒，然后立即撤回货仓。

但是暴徒们不但没有放弃这个屋顶放火的“好主意”，还将计就计，设计成一个死亡陷阱，好让洛夫乔伊上当。隔了一会儿，两个大胆的暴徒，又再拿着火种，伪装着要登梯上屋。

暴怒之下的洛夫乔伊，冒着危险，又亲自冲了出来，准备再在中途推梯，格杀暴徒。可是这次他上当了，他没有预料到这次的登梯动作，是一个阴谋，目的就是要将洛夫乔伊引出来！

等到洛夫乔伊和维尔勒出现在梯边时，埋伏在近处的黑帮分子，霎时间，十枪齐鸣，朝着他们二人猛然开火，洛夫乔伊身中五弹，立时死亡，维尔勒重伤倒地，幸免一死。

一帮子的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和暴徒们冲进了“吉尔曼货仓”，尽情毁之，他们将印刷机砸成两截，拖到河边，丢进水里，以消心头之恨。另一帮奥尔顿市的反动势力和暴徒们，终于如愿以偿，一把野火，将“吉尔曼货仓”夷为平地。

洛夫乔伊之死，就像中国推翻满清腐败政府的陆皓东，是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洛夫乔伊被美国近代历史学家公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之第一位流血牺牲者。洛夫乔伊的被害，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洛夫乔伊死后，他的兄弟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成了在伊利诺斯州反对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民间领袖，继续他的未成之业。洛夫乔伊被葬在伊利诺斯州麦迪逊县奥尔顿坟场(Alton Cemetery Madison County)。

当地的居民，为了纪念这位时代英雄，大家出钱出力，为他建了一座墓园。当代名雕塑家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ck)，在离他墓园 50 尺之遥，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面对密西西比河，极其壮观，成为了当地的名胜景点。

洛夫乔伊之死，激发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良知，也激发了布朗的决心，当他知道了洛夫乔伊是如何的被杀害后，他咬牙切齿地当众向天发誓：“我在这里，在神的面前，在大家的见证下，我发誓由现在开始，我要不惜用我的生命，来催毁掉这个不人道的蓄养黑人奴隶的制度！”

由 1842 年年底至 1843 年年初，对命运多桀的布朗来说，是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的。在生意上，他在 1842 年 9 月 28 日被美国法庭宣布为破产户；在家庭中，他有四个孩子死于痢疾传染病，使他不由得泪干肠断，万念俱灰。

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布朗继续在他的皮革和羊毛专长领域里打拼，希望能够再度闯出一片生天。他四处出差，到处号召，虽然他与西蒙·小帕金斯(Simon Perkins, Jr.)合作的羊毛业务还是以失败告终，但由于业务的关系，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和结交到一些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同志。

1855 年，布朗带着家人，意兴阑珊地搬到纽约州的北艾巴市(North Elba)定居。他还没有来得及安家，就接到了他长子小布朗从堪萨斯州发来的告急信，说当地封建而且反动的美国黑人奴隶主，为了消灭反对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野火，将会用武装力量来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攻击。

布朗立即决定前往堪萨斯州保护自己的家人，他带着女婿亨利·唐普逊(Henry Thompson)，一边走一边向反对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友人们募款，同时购买武器，作为必须之用。

1855年年底和1856年年初，美国南方各州的封建农奴主，与美国北方的自由州之间的矛盾，因为美国黑人奴隶的废留问题而日益白热化，这时的堪萨斯州，正夹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成为南北二大阵营争取的主要对象。

1854年，堪萨斯州州议会通过了划时代的《堪萨斯州-尼巴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这条法案，允许堪萨斯州的居民，自己决定是否继续畜养黑人奴隶。布朗知道这条法案通过后，为了帮助和影响堪萨斯州变为自由州，于是他带着5个儿子搬进了堪萨斯州。

当布朗带着决心和武器来到堪萨斯州时，他发现堪萨斯州那些无法无天、反动而且封建的农奴主，早已经在暗中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准备与任何胆敢前来破坏他们农奴制度的人较量较量了。

堪萨斯州最封建的报纸《地主主权报(Squatter Sovereign)》更直接了当地宣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将前来堪萨斯州为美国黑人奴隶闹事的人杀得血流成河，暴尸荒野。这对布朗来说，无疑是在向自己下达战书。

这些堪萨斯州封建的农奴主，并不是光说不练，他们不但有钱、有枪、有炮、有纲领，更有实际行动，他们封掉反对他们的报社，砸烂他们的印刷机器，用枪杆子赶走任何反对者，他们更进一步准备要占领堪萨斯州政府机构。

布朗把局势看的很清楚，他知道如果要在堪萨斯州有所成就的话，那么，武力行动将会是唯一的选择。情报消息告诉他，他和他的家人将会是下一轮被那些堪萨斯州封建的农奴主武力打击的对象。

这个消息，无疑是将布朗逼进了死胡同，树欲静而风不止，除了武装反抗外，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选择余地。他决定了一个“以暴制暴(fight fire with fire)”的策略，和“以攻为守”的战略，他要先动手为强，给那些堪萨斯州封建的农奴主们一个沉重且致命的教训与打击！

另外有两件事情促使布朗采取以力对力的手段来解决美国黑人奴隶制度问题：第一件事情是来自美国总统府白宫。1856年3月12日，美国弗兰克林·皮尔斯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Pierce)宣布他支持堪萨斯州认为反对奴隶制度等如卖国罪的新立法。

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美国参议院里。1856年5月20日，马萨诸塞州美国参议员查尔斯·史密斯·萨姆纳(US Senator Charles Smith Sumner)，对着他的同僚们发表了一篇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演讲。

为了非洲黑奴的议题，在南北战争前夕，来自美国北方与南方的议员互相嘲笑与攻击，无日无之。在演讲中，萨姆纳多次以影射的故事讽刺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美国参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US Senator Preston Brooks)，嘲笑他“嫖妓”“鲁莽”和“把女黑奴做为泄欲工具”，并且直接说他与德州美国参议员路易斯·特雷兹万特·维格弗尔(US Senator Louis Trezevant Wigfall)决斗时被打断腿是“懦夫”，而两个人的决斗行为是“两个笨蛋之间的笨蛋行为”。

盛怒之下，布鲁克斯向萨姆纳下了战书，要和他单挑决斗，萨姆纳并没有理会他，布鲁克斯觉得受到了更大的侮辱。两天以后，1856年5月22日12:00时，布鲁克斯看见萨姆纳独自坐在没有人的参议院大厅里工作，于是走向他的桌子前，阴阳怪气地说：“我把你的演讲读了两遍，你讽刺的那个人是我的亲戚，那简直就是对南卡罗莱纳州的诽谤！”

言罢，抡起镶着金边的古塔胶乳(gutta-percha)拐杖，朝着正要站起来的萨姆纳的脑袋就敲，萨姆纳被击倒在地上，以手抱头，忍受着布鲁克斯的猛力敲打，他被打得血流满脸，视线模糊，挣扎着站起来，但又被坚硬

的拐杖击倒，昏死在堂堂美国国会的议事厅上，布鲁克斯一直敲打到那根古塔胶乳拐杖断了才罢手，踏着四溅的鲜血，咬牙切齿而去。

在布鲁克斯暴力行凶时，有多位参议员想上去阻拦，但被布鲁克斯的同党，南卡罗莱娜州美国众议员劳伦斯·马西隆·基特(US Congressman Laurence Massillon Keitt)，及来自弗吉尼亚州美国众议员亨利·阿朗索·埃德蒙松(US Congressman Henry Alonzo Edmondson)两人制止，两人一边拔出手枪威胁住大家，一边叫嚣着：“叫他们自了！叫他们自了！”众人不敢近前。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在民主庙堂上的暴力事件使南北对立的局势更为严峻，也将“南北战争”的爆发点推向了边缘，这个消息使美国北方的政治家们下定决心，采取武力来解决难以调合的非洲黑奴问题。

在美国南方，也有为这种暴力行为叫好的。弗吉尼亚州《里奇蒙探秘者(Richmond Enquirer)》发表社论说：“我们认为将他痛打一顿是个好主意，因为这结果总比将他宰掉来的仁慈，这些在美国参议院里庸俗的废奴主义者的参议员们，必须要用这些办法来制服住才行。”

南卡罗莱娜州的奴隶主们，邮寄了几十条更加结实，上面刻着“干得好”的标语的古塔胶乳拐杖予布鲁克斯，作为鼓励。弗吉尼亚州大学的“杰斐逊文学社(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为了庆祝这场“革命”，特意打造了一根与敲坏了的拐杖一模一样的古塔胶乳拐杖，送给布鲁克斯为纪念品。

美国国会在事后召开要将布鲁克斯、埃德蒙松和基特驱逐出国会的投票，但考虑到以大局为重，不想将已经反态毕露的南方诸州逼得提前造反，因而没有得到足够的多数票。布鲁克斯自己觉得如果再强行干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辞职回家，当他的律师去了。在“南北战争”期间，基特在战役中受伤，流血过多而死。

被打后的萨姆纳需要在家养伤三年，始能上班。萨姆纳恢复工作后，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坚定的要用武力讨伐南方叛乱 13 州的政客。

脾气极坏且毫无修养的布鲁克斯于 1847 年 1 月 5 日在南卡罗莱娜州埃奇菲尔德县罗斯兰市(Roseland, Edgefield County)出生，就读于南卡罗莱娜州大学，在毕业前，因为用枪与警察对峙而被学校开除。

1845 年，布鲁克斯考取了南卡罗莱娜州的律师执照，参加过“美墨战争”，在与维格弗尔决斗时，被射伤了腕部，虽没要命，却终身需要拐杖扶持，才能走路。他结过两次婚，有四个孩子。1844 年，他当选为南卡罗莱娜州州议员，1853 年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布朗得知布鲁克斯这件暴行后，愤怒得无以复加，他向他的同志们说：“我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们是不会释放黑人奴隶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这两件事情使布朗决定要动用武力来对付美国的奴隶主，他锁定了堪萨斯州五位著名的奴隶主，作为他动手的对象。

布朗召集了自己的女婿唐普逊，长子小布朗、儿子杰逊·布朗(Jason Brown)、奥力夫·布朗(Olive Brown)、欧文·布朗(Owen Brown)、沙尔敏·布朗(Salmon Brown)和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与另外两位从外州赶来助阵的同志开会，共同准备打击那些堪萨斯州反动而且封建的农奴主的武装计划。

布朗决定了动手的时间是 1856 年 5 月 24 日，他们的打击对象是堪萨斯州五个最具封建的农奴主代表詹姆斯·多伊尔(James Doyle)、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特鲁里·多伊尔(Drury Doyle)三父子、艾伦·维尔金逊(Allen Wilkinson)与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

就在此时，又有不幸的家庭消息传来：布朗的父亲欧文·老布朗，已经于 1856 年 5 月 8 日去世。这个坏消息，使到布朗的悲伤情绪，达到了爆发点的边缘。

临出发前，布朗的长子小布朗和小儿子杰逊，一齐来告诉他们的父亲，一来他们二人没有军事经验，二来不敢动手杀人，所以决定不参加这场战役了。布朗一点也没有为难或者责备他们，欣然点头，一笑置之。小布朗和杰逊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却卖力地为他们的父亲和兄弟们磨锋利了军刀，作为支持革命的表态。

1856 年 5 月 24 日晚上 10:00 点，布朗和他家人及同志们，开始行动。他们首先摸黑进入多伊尔的家宅，声明他们是“北军(Northern Army)”，请他们三父子出去谈话，当他们将多伊尔父子三人押至屋后的树林里，出其不意地用剑劈杀之。

第二站是堪萨斯州检察官维尔金逊。当维尔金逊被从房子里拖出去时，连穿鞋子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距离他家只有 150 码之遥的地方，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两刀，再被丢到干枯的乱草丛后面，让他慢慢地流血干枯而死。

最后一位劈杀的是专以虐待黑人奴隶而扬名的土豪谢尔曼。根据美国参议院在 185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波塔沃托米大屠杀事件(Pottawatomie Massacre)调查听证会”发布的证词指出，谢尔曼的尸体被他的亲戚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es)发现时，他的尸体被泡在普塔瓦桐美河溪水里，脑袋被劈成两半，脑浆已经被溪水冲得干干净净，死相恐怖之极。

这就是美国近代史上导致南北战争开火的著名的“波塔沃托米大屠杀事件”的始末。“波塔沃托米大屠杀事件”的直接结果是使堪萨斯州的农奴主们对反奴隶制度者态度的改观，他们看清楚了一点，那就是对方以后不再只动嘴，还会动手。

堪萨斯州政府为此而震惊，急忙派出了陆军上尉亨利·派特(Captain Henry Pate)带着军队，进行围剿，他们出其不意地在半道上抓住了小布朗和杰逊，并放了一把火，将布朗的住家烧成了废墟。

1856 年 6 月 2 日，派特得到了布朗等藏身在堪萨斯州白来克·杰克(Black Jack)的情报后，立即提兵硬攻。可是在布朗 9 位大将和 20 位革命者的勇敢斗下，派特不但全军覆灭，而且连自己和 22 位战士，全部成为布朗的俘虏。

布朗把他们押返回自己的农场里，将非常困难找来的食物与之果腹，然后强逼着派特签下城下之盟，互相交换战俘，要对方还自己两个儿子的自由。派特在刺刀架在脖子上的威胁下，不敢不从，只得低头照办。

布朗将派特和 22 位战俘，交还给了堪萨斯州陆军埃德温·桑姆纳上校(Colonel Edwin Sumner)，但是堪萨斯州政府却拖到 1856 年 9 月 5 日，才将小布朗和杰逊释放。

1856 年 8 月 15 日，堪萨斯州政府决定赖帐，非但不承认布朗和派特签署的那份协议书，还派出了堪萨斯州陆军约翰·威廉·里得少将(Major General John William Reid)，领兵进驻波塔瓦托米河边，并在那里和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示威。

1856 年 8 月 31 日早上，里得少将突然下令攻打布朗的住家，并当场击毙布朗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布朗大怒，领着仅有的 38 位好汉，以 7 比 1 的弱势，击毙了里得少将正规部队里的 20 名队员，并且重伤了 40 名，然后越过了马雷德斯赛戈尼斯河(Marais Des Cygnes River)撤军。这一战，使布朗大名远播，也使他在一夜间，变成了美国北部自由州人民心中的废奴抗暴的英雄。（待续）

